

蓝色 中华海洋 脉动



浙海关旧址博物馆展出的舵轮。



中国港口博物馆展出的德国石座钟。



浙海关旧址博物馆展出的罗盘。



浙海关旧址博物馆展出的天文六分仪。

重新开埠

沉寂数百年后 宁波海洋文明重绽活力

A 宁波海关 见证近代“海丝”百年风云

正是梅雨时节，初夏的江风带来几分潮热，江水在潮水顶托下哗哗流淌。岸边林立的欧式建筑，散发着浓浓的异域风情。沿着甬江岸徜徉，一幢中西合璧、三层加阁楼的外廊式建筑出现在我们面前，这就是浙海关旧址博物馆。叩开博物馆大门，一段段尘封的历史逐渐浮现在眼前——

清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年）正月初一，英国驻宁波首任领事罗伯聃与清政府签订租借协议，将领事馆选址在江北岸。此后，三江口北岸逐渐成为外国人的居留地，各国领事馆、天主教堂、浙海关、巡捕房、邮政局、保险公司等相继建造起来，形成了别具特色和风貌的江北外滩。

“在繁华若梦的老外滩边上，浙海关旧址并不显眼，但它却是宁波现存近代建筑中较为精彩实例，更是中国近代早期海关的历史见证。”站在浙海关旧址博物馆一楼展览大厅，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副院长徐学敏“一锤定音”。

宁波是中国大运河的南端出海口，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东亚地区的重要节点城市，因其据东海航运之要冲，一直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港口。在近代海关出现前，已有五代的博易务和宋代的市舶司设立于此。

五代，吴越王钱鏐在明州港设博易务，允许南北贸易，这是宁波历史上具有海关性质的管理机构的前身。

到了宋代，出现了海关的雏形——市舶司。明州市舶司与广州市舶司、泉州市舶司并称“三司”。

元代，“提举庆元市舶使司”管辖范围扩大，为国家“三司”（广州、泉州、明州）之一。

市舶司制度一直延续到明代，后逐渐衰微。到了清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年），清政府取消海禁，在宁波设立浙海关，正式以海关名称取代过去的市舶司。

“浙海关是中国最早的四大海关之一，距今已有300多年，显示了宁波口岸在历史上所处地位的重要性。”徐学敏告诉记者。

鸦片战争后，宁波正式对外开埠通商。清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，清政府在江北外滩设置浙海关税务司，建立浙海关新关，专管出入宁波港的涉外关税，民众称其为“洋关”。

浙海关新关管理范围包括甬江内、外航道和岸线、水域等，其开展的业务，从航政、领航、船舶登记注册到征税，再到码头货物的装卸、过驳及邮政等，几乎无所不包。

“浙海关按照近代国际海关的职能组织日常活动，发展多元业务。这一时期，西方科技飞速发展，促进了附近地区的近代化，这些近代化设施也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了社会变革。”徐学敏说。

1948年，浙海关划归上海海关管辖，更名为上海海关宁波分关，浙海关的历史至此结束。

浙海关旧址在外滩已经矗立了100多年，它是宁波开埠通商的历史见证者，亲身经历了宁波港的百年沉浮和近代“海丝”的百年风云。

历史的巨轮还将滚滚向前，如今，宁波继续发扬“海丝”精神，吹响港口建设和城市新一轮发展的强劲号角。

历史的风，吹开了1844年的门扉。

这一年，宁波正式对外开埠通商。

明清以降，先有海禁，而后闭关锁国。沉寂数百年后，港城宁波是如何因重新开埠完成近代转型，迎来海洋文明的又一次活力复苏？

有着古丝绸之路“活化石”之称的宁波，到了近代又是如何再展风采，一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近代发展的重要节点城市？

组合联运的宁波舟山港成为当今世界货物吞吐量第一大港，其实早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埋下了伏笔，一脉相承的背后，到底藏着怎样的基因密码？

为了寻找解开这些谜团的钥匙，我们来到近代宁波开埠区——江北外滩一带实地探访。

记者 黄银凤

本版照片除署名外，均由唐严拍摄

B 开埠通商 拉开港城宁波近代化序幕

“近代开埠，对宁波港、城影响深远。重新开埠，从空间而言是一种转移——港口中心由三江口东移到更适合轮船停泊的江北岸，江北岸临近甬江入海口，向东是大海，这让宁波港由内河港向海港又迈进了一步；从时间而言是一种转折——宁波港口和城市近代化发展进程由此开启；从更高更远处俯视，则是一种接力，江北外滩成为内河文明向海洋文明的接口。”中国港口博物馆副馆长毕显忠开门见山地说。

宁波开埠后，原有的江夏码头已不能满足近代轮船停泊的需要。随着江北岸船式浮码头的建造及上海至宁波轮船航线的开通，宁波港的重心向着更适宜蒸汽轮船停泊的江北转移，并开始与新兴的上海港建立紧密联系。

而随着浙海新关的设立及新江桥的移位，宁波港轮船泊区区域也得到进一步调整和优化，由江夏码头转移至江北下白沙一带，其原因显而易见：在下白沙至三江口长约1.2公里的

岸线上，甬江河道平均水深6.25米，江面平均宽度290米，可供5000吨的轮船出入。

港口码头的建设也如火如荼。1874年，由招商局建造了最早的栈桥式铁木结构的3000吨级趸船码头，从此，宁波港完成了从江东帆船码头到江北轮船码头的转变。

此后，宝隆行顺顺码头、招商局江天码头、宁绍码头等千吨级以上码头陆续建成，航标设施得到改善，航道得到整治，到20世纪30年代，江北岸港区真正成为宁波港航运中心。

随着宁波的重新开埠，城市的近代化进程亦拉开序幕。

除了港口主体逐渐从江夏一带转移至江北岸一带，这一时期的城区范围，已突破罗城的限制，逐步外扩至余姚江以北和奉化江以东。

1863年，连通老城区东渡门和江北岸桃花渡的新江桥建成，不仅极大方便了江北岸与老城区的往来，也显著加快了老城区与江北江东两个新兴

城区的一体化进程。

当时的江北外滩一带，开始形成新的城市中心。新式马路、学校、医院、银行、邮局、海关、工厂、仓库及给排水管、电力网线等纷纷兴建，许多老城区的商行纷纷转移至此，使得这里成为宁波近代商业、航运业、金融业和工业的诞生之地。

原本封闭集中、界域分明的千年府城，逐步转变为空间开放、多区并存的近代城市；城市业态也由以传统手工业、商业为主体，逐步转变为以近代航运业、金融业、工商业为支撑。这是古老宁波演进的终曲，也是现代港城嬗变的序章。

20世纪70年代，随着镇海港区和北仑港区分别启动建设，宁波主港区开始从三江汇流处转移至甬江入海口，再转移到深水海盐线，港口等级也再次实现历史性飞跃。

今天的宁波，正在朝着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的远大目标迈进，蓝色脉动的“硬核力量”将再一次被彰显。

C 人文渊薮 天下“宁波帮”从这里起航

三江汇外滩，潮起潮落百余年。1844年开埠的宁波老外滩，一直是“外国人看宁波，宁波人看世界”的重要窗口。

和老外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，还有著名的“宁波帮”，他们参与创造了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经济史。

自1844年开埠到20世纪中叶以前的宁波老外滩，是近代宁波商帮的起航地、水运文明的见证者。严信厚、包玉刚、邵逸夫等工商业巨子，皆从此处踏上了更加辽远的征途。

在中国传统十大商帮中，“后起之秀”宁波商帮为何强势崛起？宁波大学历史系副主任、副研究员、硕士生导师白斌进行了深层次分析。

“宁波帮”利用宁波老外滩这一通商口岸所带来的发展机遇，以及对内、对外的航运贸易优势，纷纷在此创办轮船公司，其中以朱葆三、李云书等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和三北运输公司最为出名。

“宁波帮”在三江口到下白沙一带修建码头，从事宁波至上海等地的运输，特别是从事对外经济活动。他们以上海、宁波为基地，经商足迹遍及长江流域和天津等埠。

“从老外滩扬帆，去上海、下南洋、闯世界，‘邑人足迹遍履全国、南洋、欧美各地，财富日增’。在与潮和海的搏斗中，宁波人锤炼了经商才干，也培育了敢于闯荡、敢于冒险的精神，成为一个闻名中外的商帮群体。”站在甬江畔的沿江码头，白斌感慨地说。

宁波老外滩现存的31处文物建筑，多处与宁波商帮有关。这里汇聚了严信厚父子、朱葆三、谢恒昌、朱旭昌、李云书等一大批著名“宁波帮”人士的宅第。

在杨善路步行街、中马路步行街和外马路江厦街接口，有一幢巴洛克风格与中式建筑风格交融的跨街大宅，它叫严氏山庄，原是“宁波帮”开山鼻祖严信厚的私宅。严信厚在江北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——

通久源机器轧花厂，成为宁波工业化的起点。

与严氏山庄毗邻的一幢石库门风格的建筑，是宁波籍的上海大亨朱旭昌的宅邸，他任董事长的大华公司成功制造出第一只国产电表。

从老外滩出发，“宁波帮”纵横四海，成了一代传奇；新时代的甬商，坐拥“港通天下”的优势，开拓进取，续写“宁波帮”勇闯世界的新传奇。

今年是邓小平同志发出“把全世界的‘宁波帮’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”号召40周年，在这特别的时刻，溯源起点，展望未来，一种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而老外滩就像一位老者，欣慰地凝望着这一切——不管宁波人走得多远，他们不会忘记起航之地“老外滩”。

百年跌宕如一梦，东方风来满眼春。踏上新的征途，“宁波帮”和宁波港正在书写新的传奇。



浙海关旧址博物馆外景。



宁波邮政局旧址。（江北区外滩街道供图）

潮起外滩，摩登百年

记者手记

我与老外滩的初次相遇，始于2004年的一次采访。那时，老外滩作为旧城改造项目的样板之作开门迎客，初次撩起她神秘的面纱。这个昔日的城市低洼地，在保存历史建筑和街区风貌的同时，植入了新都市文化，成为与天一广场并驾齐驱的宁波网红地标。

20年光阴转瞬即逝。如今，走在宁波的大街小巷，各种主题、各种风格的历史街区、文化综合体比比皆是，但老外滩却越“老”越吃香，网红一出就是20年，这倒颇耐人寻味了。

20年后再次探访老外滩，我试图寻找她在时间长河中经久不息的魅力所在。事实上，老外滩如同一面多棱镜，折射出百年宁波城市开放进程中的很多张面孔。

一张是建筑景观的脸。今天，让城市建设者倍感困扰的是“百城一面”，以近代宁波来说，它的建筑风格是典型的中西合璧，而老外滩就是一个展现宁波中西合璧通商口岸风貌的集成地。

初夏的一个午后，走在老外滩不算宽阔的石板路上，仿佛穿越回百年之前，中西合璧的建筑随处可见。

今天的老外滩保持了当年十里洋场的风貌，街区有众多历史建筑，包括宗教建筑、洋行商号、名人宅院等多种类型，其中世界文化遗产1处，国保1处、省保5处。

以老外滩为主区域的外滩街区，保留的大量文保建筑，不仅成为展示宁波这座古城丰厚历史文化底蕴的瑰宝，也是见证开放宁波海纳百川气派的窗口。

沿着江边，外国领事馆、巡捕房、天主教堂、宁波邮政局、浙海关等一字排开，还有英商洋行、太古洋行等，具有浓郁的欧洲风格，囊括了英、法、德、荷等多国建筑风格。想当年，外滩是宁波城市对外通商贸易的核心区域，繁华一时。

另一张是人文景观的脸。代表地方特色，接续人脉、文脉的这张“文化脸”，就是叱咤世界各商界的“宁波帮”，而“宁波帮”恰恰从老外滩起航。

中国银行宁波分行、三北轮船公司、宏昌源号……静峙伫立在甬江边的这些石库门风格的老房子，表明这里曾是宁波近代商业、航运业、金融业和工业的诞生之地。

如今，老外滩已被评为国家级步行街，致力于打造“最时尚的网红打卡地”“最宁波的商业步行街”“最国际的人文交流商”，着力挖掘宁波国际化港口城市特质。

拥有很多近代建筑的老外滩，在保护原有风貌的前提下，还兴建了美术馆、画廊、酒吧等新建筑，形成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外风情街。不同年代的建筑物，构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见证。

时尚和传统、新颖和古典、东方和西方、现实和未来、静态和动态，种种现代都市的内涵，大概也只有历史沉淀厚重的老外滩可以承载，历史和现代在这个焦点汇合，这大概就是老外滩的独特魅力吧。

记者 黄银凤

专家说 港通天下——宁波向海图强的发动机

白斌 宁波大学历史系副主任、副教授

宁波东临大海，依山而建，是典型的海洋城市。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，宁波的建设与港口息息相关，宁波港口地位的变化对宁波城市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，这一点，在近代宁波开埠后表现得最为明显。

近代，宁波作为第一批开埠城市，对区域经济的带动是有目共睹的。

以宁波港口为节点，宁波人在舟山群岛捕捞的海产品，经冰鲜与海盐加工后经上海转销其他沿海、沿线城市，部分出口海外，极大地拓展了宁波渔业经济的消费市场，刺激了宁波渔业经济的产业化发展。

其次，开埠后的宁波港口在传统帆船码头的基礎上，陆续在江北岸建造了一批轮船码头及现代化的港航设施，为临港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一座座现代化工厂拔地而起，一箱箱工业制品经宁波港运送到全国各地，或经上海远销海外。

开埠后的宁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，一批批外国人来到宁波，在这里开设了浙东地区最早的学校、医院、出版社等现代公共设施。江北岸的西式建筑与宁波老城的传统建筑相互呼应，构成了宁波市政建设传统与现代杂糅的文化景观。

他受传统文化浸润的宁波人从这里起航，经上海前往世界各地求学，使宁波成为当代著名的“院士之乡”。此外，依托地缘经济形成的“宁波帮”，也在宁波开埠后放眼世界，以宁波为起点，经上海走向世界，从传统的地域商帮逐渐转变为具有一定世界影响力的商业群体。

可以说，宁波城市的发展源于其港口地位的崛起。明代专通日本的港口，奠定了宁波在东南地区的城市地位。这一优势在近代开埠后再次显现出来，中西文化交汇形成的宁波港口文化，铸就了宁波人敢为天下先的时代精神，唱响了向海图强的时代强音。



严氏山庄。（江北区外滩街道供图）